

# 一條明路

蔡家梁(新加坡)

我已探聽到了。他是島國里具有高法力的人物，為善男信女祈福，消災解難。

我要去向他請求，請他指點一條明路。那一晚，太陽剛剛下山，我就匆匆來到大順路，第9巷的仙峰娘娘廟宇。7點鐘，天還沒有全黑，但來拿號碼的人已經慢慢多了起來。還好，我還算早，排第5號。

“先生，請登記一下。”廟外穿着黃T恤黑褲的助理忙著接待，寫下了名字，出生日期和時間。

“你要問些什麼？”  
“我要請求仙峰娘娘指點，我的兒子下個星期報名，希望能夠報進我家隔壁的西北好小學。”  
“好的，你請坐。娘娘8點鐘才落乩顯靈。”

坐了也不知多久，輪到我晉見娘娘了。  
“請仙峰娘娘幫忙，讓我的兒子報進西北好小學，西北好小學的學額有限，進了西北好小學，我孩子將來的前途會比較好！”  
“好的，我開張符給你，報名那一天，帶在你孩子身上一同去報名。回家後化掉。”

“謝謝娘娘，一個紅包小小意思，給娘娘添油。”

我已探聽到了。他是島國里具有影響力的人物，為大眾百姓服務，造福人群。

我要去向他請求，請他指點一條明路。那一晚，太陽剛剛下山，我就匆匆來到大順路，第9巷的民衆接見會所。7點鐘，天還沒有全黑，但來登記的人已經慢慢多了起來。還好，我還算早，排第5號。

“先生，請登記一下。”會所外穿着白T恤黑褲的助理忙著接待，寫下了名字、住家地址和電話。

“有什麼事情可以幫得上你的？”  
“我要請求議員大人幫忙，我的兒子下個星期報名，希望能夠報進我家隔壁的西北好小學。”  
“好的，你稍等。議員8點鐘才接見民衆。”

坐了也不知多久，輪到我晉見議員了。  
“請議員大人幫忙，讓我的兒子報進西北好小學，西北好小學的學額有限，但就在我家附近，我孩子將來上下學比較方便！”  
“好的，我寫封信給教育局，儘可能讓你的孩子能夠在西北好小學取到一個學額。”

“謝謝大人，一個紅包小小意思。喔，弄錯了。來年大選我投你一票。”

# 隱形翅膀

孫白梅(加拿大)

聚光燈下，只見一位女舞者穿著飄逸的裙子，臉上洋溢著甜美典雅的微笑，舞姿婀娜輕盈，但她的右邊短裙袖下面是空的，原來是位獨臂女子！

那位男舞者左手拄著一根閃亮的金屬拐杖登上了舞臺，他與獨臂女在舞臺上歡快地翩翩起舞，還不時做些驚險的動作，連拐杖也成他們倆的道具，觀眾們發出陣陣的叫好聲！

女舞者名叫小雲，從小就喜愛舞蹈，是少年宮的新星。不料在她十幾歲時，一場車禍改變了她的人生，她的右臂截肢了。小雲感到天塌下來了，差點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，幸好她的父母老師同學們熱情關心鼓勵她，在緩慢的康復過程中，她常常哼著一首心愛的歌：

“我知道 我一直有雙隱形的翅膀  
帶我飛 飛過絕望……  
帶我飛 給我希望……  
我終於翱翔……隱形的翅膀讓夢想恆久比天長……”

多年不懈的努力讓小雲不但能繼續跳舞，還成了一位舞蹈培訓班的老師。她的學生中有位年輕小伙大偉，長得英俊挺拔，但他四歲時頑皮地趴在拖拉機輪子上玩耍，結果失去了左腿！真是痛不欲生！然而憑著一股子韌勁，他拄上拐杖，不僅能走路，謀生，還學會了跳舞！

小雲決定與大偉一起排練雙人組合。他倆要避開各自的短板，發揚各自的優勢，排練時磕磕碰碰、摔跤難免，比如小雲要攀上大偉的拐杖金雞獨立，一次失足摔下來，腿上一片烏青，但他倆唱著“隱形的翅膀”，相互激勵，終於登上了央視的元宵晚會，演出空前成功！

# 年夜飯

安靜(奧地利)

臘月底，老李終於把母親接到奧地利了，在英國留學的兒子也放寒假回來，全家人第一次在國外團圓過春節，這個年夜飯可不同尋常。

他寫了個菜單：恭賀新禧—黃瓜滷水四喜盤，展翅高飛—枸杞竹筍煲老鴨，五穀豐登—香菇蝦仁糯米飯，年年有餘—蔥花清蒸大鯉魚，步步高升—紅棗花生蒸年糕，團團圓圓—芝麻豆沙甜湯圓……

看著花花綠綠的菜單，老太太眉開眼笑：“再來個陳年花雕雞湯吧。”

老李為難了：“媽，奧地利人不吃鴿肉，去哪弄鴿子？”

母親不假思索地說：“沒見這滿街的鴿子？隨便抓兩只不就得啦。”

老李哭笑不得：“這可不行，違法，再說，鴿子太多，都被喂了避孕藥，你敢吃？”

母親嚇了一跳：“這可不成。那就換濃湯豬肚煲土雞吧？”

超市也沒賣這玩意兒。老李趕緊找廣告卡片給養豬戶打電話預訂，說好了，周四趕圩時到攤位上取。

老太太又提要求：“活魚是必須的！年年有餘嘛，死魚不吉利。”

# 美國《伊利華報》刊載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專版

這裡不許賣活魚，只有冰鮮。老李是個孝子，靈機一動，想起散步時看到有人在湖邊釣魚，要不，去碰碰運氣？

老李提著桶，攬著母親來到湖邊。利物浦斯康城堡倒映在湖水中，像仙境，老太太從沒見過這樣的美景，讚不絕口。老李介紹，這是《音樂之聲》外景地，特拉普男爵的家，電影中瑪麗亞帶著一群孩子就在這湖里划船。湖水清亮乾淨，可以飲用，這魚一定特鮮美。

果然，有個小哥在垂釣。老李湊上去套近乎，說明來意，耐心等待，終於，魚咬鉤了。見小哥把魚鉤和魚線解下來，老李還沒來得及說話，他就揮手把魚扔回湖里。啥意思？

小哥解釋：這魚才30厘米，不到合法的尺寸。  
30厘米也不小呀，老李連呼可惜。無奈，只好再等。天擦黑時，老李眼睛一亮，又一尾50厘米的大魚上鉤了。

只見小哥拿張報紙蒙魚頭上，用刀背猛地一擊，魚當即斃命。  
老李連連頓腳，痛惜不已。這又唱的是哪一出？

原來，歐盟法律規定，為減少魚類痛苦，釣上來的魚必須馬上弄死，還要遮蓋“謀殺”現場，不能讓其他魚知道同伴被殺，以免恐懼和焦慮。如果讓魚在一桶水里半死不活，就不人道。

母子倆悻悻離去。老太太說：“奇了怪了，搞個活魚還這麼麻煩，明天我們自己來。”  
老李道：“媽，你以為想釣魚就能釣嗎？要考證書，要上課培訓，要……”

“這活魚沒有，雞和鴨，總得活蹦亂跳的才新鮮吧。”老太太退而求其次。  
“沒問題，早準備好了，沒看養了一窩嗎。為這，還被投訴，說有臭味，吵着鄰居了。”

“誰投訴的？”  
“這還用問！”  
年三十到了，老李把籠子裡的雞鴨抓出，先拔去脖子上的毛，刀一割，雞血鴨血就汨汨流到盛水的碗里。雞鴨尖叫著使勁掙扎，老李把它們腦袋一旋，塞進翅膀里，扔在角落，它們還在撲騰。

老婆燒了一大鍋水，正熱氣騰騰地拔毛，突然，警察來了。  
“您好，有人報警，說您虐待動物，請出示養殖證、屠宰證。”

老李什麼證書都沒有。還好，這些雞鴨是自家食用，不用于買賣，所以無需任何許可證。  
“但是，您殺雞的方法不對。根據《動物保護法》和《動物福利法》，脊椎動物應先麻醉後屠宰，正常情況下應無痛屠宰。您應該直接砍下雞頭，或者用木棒打暈，讓它們沒痛苦地死去。”警察一臉嚴肅。

我的天！一家人目瞪口呆。警察離去後，兒子打破沉默：“爸媽，奶奶，我們也該入鄉隨俗了。”

“篤篤篤”，敲門聲響起，鄰居瑪麗來了，送來了一大盒馬芬餅乾。她說：“明天我女兒生日，請你們過去Party。”說著，她鼻子抽了抽，好香啊。看到大紅燈籠和春聯，猛然醒悟過來：“哦，是中國新年，祝春節快樂！”

# 改行

曾心(泰國)

在朱拉9巷某拐彎處，有間簡陋的老牌魚粥店，每天一開門，就座無虛席。  
老五是店主，也是烹飪高手。他煮好的魚片粥香滑濃稠，沒有腥味，魚肉嫩滑。顧客吃了第一次，就會來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好像上癮似的。

某旅行社的老闆，一家7口常來光顧。自泰國新冠肺炎爆發後，就不見全家來了，只有老闆娘單獨來過一次。她說，怕疫情傳染，想來學點煲魚粥的門道，回去做給家人吃。

老五站在爐旁，面帶微笑地提起一把生魚片，放進滾滾沸騰的水說：“魚，可用草魚、巴沙魚、鱸魚，最好要用生薑絲、鹽、橄欖油和胡椒粉，腌一個晚上，魚肉才嫩滑，沒有腥味。”老闆娘一聽便開了竅，望著老五一笑：“老五師傅，謝謝了，今晚，我要7碗魚粥帶回家。”

春節前夕，老五要回泰北看望母親，想到某旅行社買飛機票。他戴著口罩到那里，一下子愣住了：“旅行社怎麼改成魚粥店？”他想，可能疫情後，沒有遊客，店面出租給別人經營吧。他環視店內，食客稀少，操作賣魚粥的人戴著口罩，從上半部的臉頰看，好像是老闆娘。老五趨前一看，愣住了：“竟是她。”老闆娘只顧招呼：“坐、坐、坐！”沒注意到是他。老五想跟她打招呼，又怔住了，怕讓她難堪。於是，他便轉身而走。

他邊走邊想，在當今疫情前面，為了求生存，像老闆娘這樣，放得下“架子”——改行，還值得翹姆指的。他腦子閃現一句佛家語：“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”。心想，我應當把自家三代不傳的“魚粥秘訣”傳給她，積些功德。於是，他又轉回身來。

喲！這一轉身，矮墩墩的老五，忽而高大起來。

# 佛法無邊

司馬攻(泰國)

猴戲班的班主賴迂，他最愛的是那一只叫喚勒的猴子。  
賴遷經常開著摩托車，帶著喚勒到處溜達。見到他關心的房子，便對喚勒做手勢。一到晚上，喚勒便到賴遷日間所暗示的房子，從窗口跳進去偷東西，然後拿來交給賴遷。

一天，賴遷帶著喚勒到菩提寺，佛寺的大廳有好幾個捐款箱，賴遷對著捐款箱向喚勒打手勢。

晚上，喚勒來到菩提寺，正要從捐款箱里盜款。這時，一陣陣的聲響飄進喚勒的耳朵，牠聽不懂，但心懂，一句句的梵音滲進喚勒的心中，盤旋在牠的腦子里。

喚勒在佛寺里坐了一個多小時，他空手回來。賴遷已熟睡著了，喚勒把牠偷來之物，裝滿了兩個袋子，走到附近一所警署，將袋子放在警長桌上。

第二天，警長見到袋子，一打開，大吃一驚，袋子里都是失主申報的被偷之物。警長打開監控，發現拿袋子放在桌子上的，是賴遷心愛的喚勒！

賴遷被關進監獄里去了，喚勒也不再演戲了，菩提寺是牠的家。

# 媽媽

楊玲(泰國)

2021年8月份，泰國疫情進入了最恐怖時期，每天病例一萬多，最高記錄突破二萬，死亡達一百六十以上。醫療系統面臨崩潰，一床難求，很多病人沒能及時得到醫治，喪失了寶貴的生命。

雲雲是一名會計師，丈夫漢山是工程師，二人是老鄰居，青梅竹馬，小學和中學都是同班同學，在朱拉大學也是不同系校友。二人畢業結婚後生下兩個女兒，孩子的顏值和IQ都繼承父母的優點，分別考試朱拉大學和瑪希隆大學的醫科，經過六年的刻苦學習，正在當實習醫生。

疫情嚴重，兩個女兒分別在清邁府和孔敬府醫院，為了自己和父母的安全，暫時不回家。漢山改為在家辦公，只有雲雲還上班。這天她提早回來，進屋後她照舊先去看護癱在床三年多的老媽媽，口里叫著媽媽，但媽媽沒有回應，她便摘下口罩，加大聲音再叫，老媽媽回應了，雲雲放下心来。

她下樓拿出買來的食材，交代阿敏準備晚餐，她今天覺得喉嚨痛和頭痛，提早回家休息。雲雲講不到兩句，就劇烈咳嗽起來，漢山走出來看她，只見妻子臉色泛紅，用手摸摸她的額頭，說：“發燒了，又咳嗽，不會中招吧，我們去做核酸檢查。”

雲雲喝了水，交代阿敏準時喂老媽媽晚餐和吃藥。就和漢山開車出發了，到附近私家醫院做新冠肺炎核酸檢測，約半個小時後兩人做完了，要明天才知道結果。二人回家，漢山讓雲雲暫時住到女兒的房間，吃的喝的由他送到門口，不要出來。除了臥病在床的老媽媽，三人人都戴上口罩。

雲雲一夜難眠，到了凌晨睡了兩三個鐘頭，好不容易挨到醫院來通知，雲雲陽性，漢山陰性。雲雲難過地哭了出來，家中的老人、丈夫、和在醫療前線的兩個女兒，她都放心不下。

這時漢山問她收拾好了嗎，醫院的車子快到了，一會兒白色救護車來到門口，救護員下來帶雲雲上車，漢山目送她上車，說不用擔心，等她回家。

但是三天後老媽媽發燒了，漢山馬上聯繫醫院，政府醫院還是沒有床位，好不容易托了在拉瑪九醫院當副院長的老同學，才找到一個床位，把老人送醫。老媽媽查出也是新冠肺炎，三天後老人病情轉重，遷到ICU病房，挨不了三天就絕氣了。

漢山不敢告訴雲雲，交代兩個女兒和阿敏暫時不給她知道。雲雲住院四五天後，經治療已經退燒，身體正在恢復中，數天後核酸檢測已轉陰性，醫生批准出院，囑咐回家後自我隔離十四天。

雲雲回到家里，見到老媽媽的床是空的，心里嚇了一跳，她立即有了不吉的念頭，急問漢山媽媽哪里去了？漢山指了床頭櫃上的一個盒子，對她說媽媽脫離病床了，去拜佛。

雲雲鼻子一酸，眼淚涌出，漢山立即上前摟著她，安慰說，媽媽八十八高壽了，這幾年一直臥床，遭罪了。現在解脫了，不要傷心。等待疫情緩解，我們去佛寺為媽媽延僧念經，你剛病好，保重身體。

漢山拿出手機和兩個女兒視頻對話，女兒聽說媽媽出院，也競相問安，囑咐媽媽好好休息，養好身體。聽了丈夫和女兒的安慰，雲雲的情緒漸漸平靜。

她再仔細看丈夫，自己住院十幾天來，丈夫處理老媽媽入院和後事，也忙瘦了。雲雲想，接下來一家人都要保重身體，小心防護新冠肺炎，要更健康活著。

為防護新冠肺炎，政府緊急徵收了多個酒店，改為臨時醫院，同時建立方艙醫院，收治輕症病人，減輕醫院的負擔。同時加快注射疫苗，經過9月、10月、11月共三個月的艱苦作戰，疫情才逐步改觀。病例和死亡下降，注射疫苗人數已達75%以上，籠罩在泰國上空烏雲逐漸淡薄，形勢漸漸好轉了。

# 番薯粥

(荷蘭)林涓

病房里靜悄悄的。孔老頭半臥在床上，他閉著眼，眼圈黑暈，神色黯然，兩道黑眉毛粗硬地挺著。入院才一個月，體重已減了一半。

床旁檯桌上的鮮花香味陣陣襲來，那是探訪者送來的，郁金、玫瑰、綉球等。櫃內也放滿了許多食品，人參、燕窩、鷄精……孔老頭一點也不開心，他好煩，一束花數百比朗，二三天就謝了，多浪費，還有，那么多補品，哪有胃口呢？

退休那年，他從大陸來到歐洲，三十年了，許多方面仍不習慣，不投入。昨天黃昏，他仍對兒子說：“送我回鄉吧。”

兒子安慰道：“你辛苦了一輩子，該安享晚福。再說我是老闆，你若回鄉，人家會說我不孝，母親在世時，我手頭尚緊……”

孔老頭皺著眉頭說：“還是中藥好。”這時，女護士進來了，兒子只好辭退。

孔老頭挪了挪身子，接過女護士送來的藥片，握在手心。女護士怕他像昨天一樣將藥片扔向牆角，隨之將溫水端到他的嘴邊，和藹地說：“總會好的。”

“我得了絕症，瞞什麼。這把年齡，到時候了。”孔老頭的聲調充滿對死亡的藐視和豁達。他側著頭，用舌頭舔了舔嘴唇說：“幫我給媳婦打個電話，我什麼都不想吃，只想喝點番薯粥。”女護士低聲說：“可是……買不到番薯啊！”

孔老頭點點頭，眼神充滿失望與茫然。這幾天，胃口越來越差了，兒子怕父親營養不夠耗身體，每天專程叫人送熟品——鮑參魚翅。可孔老頭只渴望吃到家鄉味——番薯粥。

人老了，往事故人喜歡在腦際翩翩飛舞，清晰極了。其實，孔老頭已幾十年沒吃過番薯粥，偏偏這個時候，想吃。

他出生在大陸東南沿海的一個村莊，這村莊土地貧瘠，黃黃的山地，只適合種地瓜，一年兩造，農民用刨刀切片曬干，這就是番薯干，存在木桶里，是一年的主糧。不刨的，放在撒了石灰的地上，隨取隨煮。

其吃法有烤、煮等，最普通的一種吃法，就是和些米一起煲粥。粥甜粘、清滑、可口，不必上菜就可下肚。

然而，以番薯粥作主糧，畢竟是窮人的伙食。現在，到哪兒去找呢？兒子為此發愁了。

媳婦為了滿足老頭的慾望，在鄉親中四處打聽。雖說大伙到歐陸少則數年多則數十年，但多數人仍與家鄉親友有來往，有些人家少不了故鄉的土特產：鹽菜、魚干、蝦米等等，說不定哪一家還有番薯干呢？

果然不錯，老劉家里有。媳婦陳述緣由，老劉慷慨贈送。媳婦將番薯干和少許米煲了粥。薯片橙紅橙紅的，清滑甜粘，味道和新鮮的番薯粥差不多。

傍晚，媳婦親自送粥到醫院。孔老頭高興地起了身，謝了謝，破例地喝了兩碗。

這一晚，半夜三點的時候，女護士再也叫不醒孔老頭。

他去了，走得很安詳，嘴角上挂著一絲淡淡的笑意。

# 換道

東方衛京(挪威)

事情辦得順利，戴維心情不錯，開車返回公司。出了轉盤，倒鏡，轉向燈，換道，後面響起了急躁的喇叭聲。雖不以為然，戴維還是朝後招了下手。

轉入公司的地盤，後面的車也跟了過來。咦，會不會是個認識的同事呢？就在戴維緩行尋找停車位時，後面的車突然加速超車，斜插在戴維的車前停下。

嚇了一大跳，戴維剎車急停。前面車下來一個不修邊幅的中年男人，氣急敗壞，揮著手對戴維喊著什麼。

壓著心里不快，戴維按下車窗玻璃，“哥們，啥事？”

那人嚶哩哇啦喊了一通，意思是戴維換道時影響了他的正常駕駛，害他剎車什麼的。

“換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嘛。你看到我打轉向燈了吧？”

那人不依不饒，叨叨不休，一臉惱怒的樣子。“就因為我換道，你竟然一路追來討說法？你差點讓我們撞車你知道嗎？你是不是應該回駕校復習一下什麼是防禦性駕駛？”有點兒不耐煩，戴維拉下了臉，提高了聲調。

“……媽的，你們這群可惡的外國人，搶了我們挪威人的工作……”

太過分了！戴維下了車，站到了那人跟前，“說吧，你想干什麼？”

面對1米85個頭又雄赳赳的戴維，那人顯得有些畏縮膽怯，聲音低了好幾度，嚶嚶著鑽進他那看起來有些破舊的小車。

不甘心地搖下車窗玻璃，那人豎起了中指，“中國小丑，暴發戶，滾回老家去！”猛踩油門，屁股一溜煙跑了。